



父老乡亲们新年好!

曝光黑龙江省呼兰监狱

第 3 期

2010 年 2 月 21 日

我……做对了事

文/一言

【明慧网】叶格 (Harald Jaeger) 是个忠诚的东德边界守卫, 受到赏识和信任, 他在东柏林波荷木街通往西方的一个过境检查哨担任干部。

1989 年 11 月 9 日晚上, 东德当局宣布, 封闭 28 年的东西德边界恢复开放, 大批民众涌入他的检查哨。他下令放行时深感羞愧, 他说: “我感到很难过, 因为我感到党和政府背弃了我, 特别是, 当时我的意识形态彻底崩溃。”

作为一名边境干部, 叶格深受东德共产党的政治教育, 造成他当时的表面感觉如此。然而, 也许是人类共有的良知在心灵深层不自觉地起了作用, 当天晚上, 他的检查哨是最早开放的。

叶格隶属东德秘密警察, 官衔为中校。当晚他已交接下班, 正在餐厅吃三明治。当他听到东德政治局委员夏波夫斯基在电视上宣布, 准许东德民众前往西方旅游的新规定立即生效, 他愣住了。和他一起看电视的长官也愣住了。打电话请示上级, 但没有人给予进一步指示。默不作声也是上级们当时的一种选择, 这一选择帮助了柏林墙守墙官兵们做出正确选择。

半小时后, 人潮陆续涌入, 民众塞爆检查哨外。叶格当下决定, 彻底开放边界。

其他许多官兵干脆放弃了守卫, 站在一侧无为以对, 顺应天意。结果数十万群众一眨眼工夫居然把数十里市区的柏林墙推倒。

20 年后, 66 岁的叶格对 1989 年放行的事情有了完全不同感受, 他说: “事实上, 那是正确且势在必行的, 而且时机完全正确。”

叶格说: “我不是英雄。我只是当晚做对了事。”

另一名东德守兵英格·亨里奇, 当时却选择了不同的做法, 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完全不同的后果。

1989 年 2 月, 也就是柏林墙倒塌 9 个月([接下页](#))



阿城区郭刚在呼兰监狱遭迫害

阿城法轮功学员郭刚二零零八年在家中被绑架后被诬判刑五年, 零八年七月三十日被劫持到呼兰监狱, 集训队迫害, 郭刚父母数次去探视被无理拒绝, 其家人到监狱管理局反映, 可是他们根本不为老百姓说话, 态度非常蛮横。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 三个月后才见了一次面, 但是不让送衣服。

郭刚家属于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日前终于看到郭刚被折磨的瘦弱。在接见室里狱警死死看着, 不让郭刚随便讲话, 当家属问到是否挨打时, 狱警马上阻止, 要赶家属走, 不让郭刚讲出被迫害的真相, 接见室的里边有一个狱警教导员说: 啥招都用尽了, 就是不“转化”(放弃信仰)。外边一个警察也说: 谁都让接见, 就是不让郭刚家属接见。当家属问到是否接到存的钱卡(里边有 1000 元), 存到狱警尤琪的手里拿着, 郭刚说没收到。

左刚在呼兰监狱遭受的迫害

左刚, 阿城人, 住哈市, 二零零九年三月被劫持到集训队二分队。呼兰监狱二监区指导员闵惠光中队长黄佰东叫杂工不管采取什么手段, 要逼来集训队的大法弟子写“四书”(放弃信仰), 有一个不写的就要扣掉这几个人的减刑分, 所以这几个杂工非常卖力。杂工关立君、佟立新逼迫左刚写所谓“四书”, 左刚不写。佟立新就把左刚打倒在地, 扒掉其裤子, 拿胶鞋照左刚臀部猛打, 然后又骑在他身上打大嘴巴一百多下方罢手。据悉: 几天后听说他被迫写了“四书”, 家人见到他时面部有瘀血, 腿瘸了一个多月。

背景介绍: 法轮功已弘传世界 114 个国家和地区, 至今获得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信函超过 3000 项。法轮功书籍被译成 30 多种语言。自 2000 年起, 李洪志先生连续四年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 2005 年 12 月 25 日, 四千多名台湾法轮功学员组成法轮图形。

呼兰监狱迫害纪实（一）

黑龙江省呼兰监狱，位于哈尔滨市呼兰区腰堡镇，那里正在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残酷的迫害，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自己的信仰。

黑龙江呼兰监狱集训队狱警经常对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毒打、罚站、不让睡觉及剥夺亲属探视权等，以此逼迫法轮功学员“转化”。这种迫害行径，都是狱警在大队长张洪连等授意下指使犯人干的。集训队至今还在迫害法轮功学员。以下是部份被呼兰监狱迫害的部份法轮功学员：

尤大兵，哈尔滨市呼兰区法轮功学员，五十九岁，二零零三年被绑架，后被劫持到呼兰监狱九大队二中队。为了逼尤大兵抄写恶人起草的“四书”并签名，大队教导员郑华、中队指导员刘凯指使犯人陈学军对尤大兵拳打脚踢，刘凯也按住尤大兵的头往墙上撞，逼他罚站四天，每天十多个小时；白天、晚上各有人监视，尤大兵被迫害的牙齿活动，腿部肿大，疼痛难忍，一个多月才消肿。尤大兵被迫做奴工，期间被迫害生病住院几个月。二零零六年一月，尤大兵因与法轮功学员张广利讲了几句话，犯人陈学军看见后上前殴打，将尤打倒在地。

张广利，阿城区法轮功学员，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五日去小岭镇散发传单时被绑架，二零零五年三月十六日被劫持到呼兰监狱集训队。十七日，犯人何岩殴打法轮功学员齐凤臣，张广利、孙延辉说“不许打人”。犯人杂工何岩、狄子刚、杨洪波将张广利、孙延辉一顿毒打，张广利脸被打肿，眼眶被打青，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张广利要求狱警胥如野处理，胥如野不管。狱警还因张广利拒写“四书”，逼他罚站一个月，其中有一个星期二十四小时罚站，不让他睡觉，张广利腿脚都站肿了，并长了一身的疥。监狱还剥夺张广利家人的探视权。张广利在集训队被迫害五个月，后被劫持到呼兰监狱九大队非法关押。

齐凤臣，阿城市法轮功学员，二零零四年被绑架，二零零五年三月十六日被劫持到呼兰监狱集训队，第二天就被犯人何岩毒打，当天晚上又被犯人维农毒打。狱警因齐凤臣不写“四书”，逼他罚站一个多月，腿都站肿了。齐凤臣多次绝食抗议迫害，八月十一日被转到病监非法关押。

李广博，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呼兰监狱集训队时，狱警因李广博拒写“四书”，逼他罚站、不准睡觉、用酷刑“推手脚”（这种刑能使人昏迷，被推手掰以后，走路摇晃）。二零零六年元月，李广博被狱警关押禁闭一个月，剥夺与亲人见面的权利。

吴庆顺，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集训队狱警因其拒写“四书”，逼他罚站四十多天，导致吴庆顺腿脚至今都不好使，监狱也不准他家人探视。八月十

（接上页）前的一个冬夜，刚满 20 岁的克利斯和好朋友高定一起偷攀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声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射杀他的东德卫兵英格·亨里奇于 1992 年在柏林法庭上被判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

法官这样对亨里奇解释对他的判决：“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行为准则，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卫兵之前就知道。”

中国文化讲因果报应。做对事看起来只是一瞬间的选择，但瞬间的选择同样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后果，甚至影响自己和他人的一生。人生在世，选择做对事的时候当时可能感到很难，但时过境迁后发现，选择做对事永远都是最值得的。◇

一日，至今被警察转到病监迫害，

张策，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五年九月，距大法学员刘宇因患肺结核未得到及时救治而死亡五个月，张策胸部胀痛，要求检查、治疗，狱警刘凯始终不理。十月十一日张策病重未出工；十三日，中队长王健强迫张策出工，警察指使犯人将他连拖带抬拉到车间殴打他。张策绝食抗议，再次遭到王健殴打。后张策被转到九监区迫害，一次，狱警逼迫他写“四书”，他不写，狱警王健就毒打他一个多小时，他被打的身体青一块、紫一块，很多天才消肿。参与迫害张策的狱警还有王洪钟、龙风、郑华。

张健，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五年三月二日被劫持到呼兰监狱集训队，在此期间犯人任志强、何岩、杨洪波等在狱警胥如野、赵军指使下，对张健、张广利、齐凤臣、张小平等进行迫害。三月六日，狱警逼张健写“四书”，张健坚决不写。三月八日狱警指使犯人何岩等几人把张健带到一个屋里，几人对他进行毒打之后架出接着罚站，导致张健腿部肿痛行走困难。三月十日又指使犯人四天四夜轮班看着张健，不让他睡觉。后来张健和几位大法学员一起绝食抗议。二零零五年八月三日，张健被转到九大队，一次狱警因张健拒绝加班干活，对他进行毒打，打完后还罚站。

参与迫害的狱警：郑华、刘凯、胥如野、王健。◇

重要信息

- 国际人权协会 2009 年度的人权奖颁给了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他们在《血腥的器官摘取》得出结论，从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起至 2005 年，有四万一千五百例被移植的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
- 阿根廷联邦法官 2009 年 12 月 17 日裁决逮捕江泽民、罗干。